



《中國語學文庫》 總主編：邢福義

《碧巖錄》複音詞研究

A Study of Polysyllabic Words in Blue Cliff Record

張鵬麗◎著

非外借



中國出版集團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語 《中國語學文庫》

總主編：邢福義

副總主編：汪國勝 朱 斌

《碧巖錄》複音詞研究

A Study of Polysyllabic Words in Blue Cliff Record

張鵬麗◎著



中國出版集團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廣州·上海·西安·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碧巖錄》複音詞研究 / 張鵬麗著 . — 廣州 :
世界圖書出版廣東有限公司 , 2016.10
ISBN 978-7-5192-1899-7

I . ①碧… II . ①張… III . ①《碧巖錄》—複音字—
研究 IV . ①H12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6) 第 245818 號

《碧巖錄》複音詞研究

策劃編輯 孔令鋼

責任編輯 黃瓊

出版發行 世界圖書出版廣東有限公司

地 址 廣州市新港西路大江沖 25 號

[http:// www.gdst.com.cn](http://www.gdst.com.cn)

印 刷 北京振興源印務有限公司

規 格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張 12

字 數 201 千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92-1899-7/H · 1091

定 價 36.00 元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碧巖錄〉複音詞研究》序

董志翹

在近代漢語研究中，禪宗語錄是不可忽視的重要語料。它的重要性，不僅在於此類文獻的語言比較切近當時的口語，而且在於此類文獻具有一定的數量。記得十五年前，我在一次名為“宗教文獻與語言”的講演中，曾經說過：“禪宗，興盛於唐宋時期，是佛教這一外來文化植根於中華大地的產物，因此它飽含著東方思想智慧和情趣，帶有濃重的中國色彩。禪宗文化也曾引起士大夫的極大興趣，它對儒家理學思想的形成有著重要影響。宋代程顥、程頤及其弟子朱熹、陸九淵等的儒家語錄的語言也明顯地有著禪宗語言的印記，一些通俗禪詩對後代白話詩的形成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從漢語史研究角度而言，唐宋時期正是近代漢語逐漸走向成熟的時期，與那些交接官府、出入宮廷、佔有大量土地與奴僕的佛教宗派中的貴族派不同，禪宗是佛教宗派中的平民派，禪僧一般生活於社會底層，他們比較貧苦，文化水準不高，加之禪宗認為語言不能表達玄妙的禪義，無須在語言上徒事修飾，因此使用口語是禪語在語言材料方面的特色。奇異怪誕、空靈隱晦的表達又使語法上呈現出多樣化。許多禪師說法喜歡用諺語、歇後語甚至粗鄙語，這樣又平添一層口語的風采，那種不加雕飾的表達反過來也形成一種獨特的平實的修辭特色。唯其如此，他們的語言也更切近生活實際，更具有通俗性。禪籍語言的通俗程度是同時代任何文獻語言所不能比擬的，且目前能見到的唐宋禪籍有近百種。敦煌文獻和禪宗文獻是研究唐宋口語的主要材料，與敦煌文獻俗語言研究相比，禪籍俗語言研究無論從廣度或深度上均相應落後。禪籍俗語言研究，雖然早年有朱自清、高名凱、

呂叔湘等進行過研究，而後長期無人繼續，直到 80 年代後期，才有學者重拾墮緒。敦煌文獻的口語大多帶有我國西北方言色彩，是研究當時西北方言俗語的重要材料，但尚不足以認識當時的中原和南方的方言俗語。而禪宗以南宗為主，南宗的活動區域多半在江西、湖南、浙江、福建、江蘇、安徽、湖北、四川一帶，禪籍中反映出來的南方方言俗語，正可與敦煌文獻語言形成互補，從而能更全面地認清當時的口語面貌。”

《碧巖錄》全稱《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亦稱《圓悟老人碧巖錄》、《圓悟碧巖錄》、《碧巖集》，乃著名禪僧圓悟克勤大師於宋徽宗政和年間（1111—1117 年）住持湖南澧州夾山靈泉禪院（現又名夾山寺）時，根據雪竇重顯（980—1052 年）的《頌古百則》，加以評唱，又經過他的門人編集而成的。夾山是善會禪師在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開闢的道場，據說在開闢之後，有僧問善會：“如何是夾山境？”善會答道：“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禪意詩情，極為濃郁，因而傳誦一時，由此夾山也被禪師們稱為“碧巖”。佛果把他的評唱集目為《碧巖錄》，原因蓋出於此。《碧巖錄》共十卷。此書一出，便成為宋代文字禪的代表作，在禪林享有盛譽，向有“禪門第一書”之稱。此書在語言上的特色亦甚鮮明，其中大量的複音詞即其特色之一。作者選擇《碧巖錄》複音詞為研究對象，不僅有助於了解禪籍複音詞的特點，也有助於窺探近代漢語複音詞的面貌。故這一選題就頗具學術價值。

在《〈碧巖錄〉複音詞研究》一書中，作者總體上從三個方面來探討了《碧巖錄》的複音詞，即複音詞結構、新詞新義、複音虛詞。複音詞結構一章非常詳盡，作者將《碧巖錄》複音詞分為單純複音詞與合成複音詞兩大類，合成複音詞又分為複合式、附加式和重疊式，複合式又分為聯合式、偏正式、主謂式、支配式、補充式，作者重點探討了合成複音詞的情況。作者在介紹複音詞結構時，既進行了窮盡統計描寫，又進行了比較、分析與概括。由於方法得當，結論也較為可靠，如通過對《碧巖錄》聯合式複音詞的研究，作者總結了三點：第一，從數量上看，聯合式複音詞仍占主要地位，是最重要的構詞方式之一。從詞類來看，名詞最多，動詞、形容詞次之，其他詞類較少。從語義構成來看，同義語素聯合最主要，其次是類義語素聯合，反義語素聯合最少。從詞性構成來看，複音詞的詞性基本上與構詞語素的詞性相一致，同前期聯合式複音詞的詞性規律相同。也有詞性不相一致的情況，主要是動+動→名和形+形→名。構成方式較多，共 15 種。從詞序來看，《碧巖錄》中存在數量較

多的同素異序詞，且流傳下來的異序詞多以AB詞序固定下來。第二，同前期相比，《碧巖錄》聯合式複音詞產生了為數眾多的新詞、新義（略）。第三，與現代漢語相比較，《碧巖錄》中一些聯合式複音詞的詞義、詞性、詞形發生了一些變化（略）。

新詞新義一章，作者首先討論了學界關於新詞新義具體界定的不同看法，然後給出了《碧巖錄》新詞新義的標準，即在《碧巖錄》中首次出現或稍前至唐五代時出現的詞及詞義為新詞新義。作者共例釋了五十餘個新詞以及近二十條新義，在闡釋新詞新義時，作者尤其注意儘可能從漢語史的視角出發，不僅僅解釋了其在《碧巖錄》中的意義，還從漢語史的角度對其進行了史的梳理，這樣其詞彙研究價值無疑更大。如作者在解釋“俊流”一詞，先通過《祖堂集》、《碧巖錄》用例等釋義為“傑出的人物”，並分析結構為“形+名”式偏正結構，然後又梳理了同時期非禪籍以及元明清時期使用情況等，這樣“俊流”一詞的歷時使用情況就相對清晰；又如在解釋“火頭”一詞的新義“火夫”時，先主要介紹了宋代佛教文獻中的意義，接着又梳理了其在元明清時非佛教文獻的使用情況。

複音虛詞一章，作者總結出《碧巖錄》中複音虛詞大概有120個，其中繼承前代的大概有85個，唐宋時期新生的大概有35個。作者概括出《碧巖錄》中複音虛詞結構主要為聯合式、偏正式、附加式、重疊式幾種類型。本章的精彩之處無疑在於對其中二十餘個重點複音虛詞的解釋方面。作者對複音虛詞的解釋仍然從史的角度展開，如作者在解釋“直下”作副詞，表直接、徑直義用法時，即先介紹了《祖堂集》、《碧巖錄》等禪宗語錄的情況，接着又介紹了宋以後非佛教文獻的使用情況；又如作者在解釋“可殺”作副詞，義為非常，表示極甚之辭用法時，先據《祖堂集》、《碧巖錄》等語料進行了解釋分析，並說“可殺”亦可作“可煞”，然後結合《朱子語類》、王之道《南鄉子·和張元助通判賦雪》、李清照《鷓鴣天》等非佛教文獻進行了史的梳理，最後有對“可殺”、“可煞”形式的使用情況進行了考察，認為宋時主要是“可殺”的形式，元明清時主要寫作“可煞”，用例較多，另外明清時“可煞作怪”連用較多。這種複音虛詞的研究方式，對於漢語虛詞史的研究具有積極意義。

縱觀全書，作者詳盡分析了《碧巖錄》複音詞結構，闡釋了部分新詞新義及虛詞用法，且不乏精彩之處。作者的研究方法也較為恰當，既有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又有共時研究與歷時比較相結合的方法，尤其注意將漢語史的觀念融入詞彙研究之中。當然，由於受到語料調查範圍的限制，加之各種主客觀研究因

素的影響，本書仍有需要提高之處。

本書作者張鵬麗 2008 年於南京大學博士畢業後，即進入南京師範大學從我做博士後研究，本書即在她博士後出站報告的基礎上經五六年的反復修改充實而成。鵬麗在站研究期間，刻苦鑽研，嚴謹治學，並最終圓滿地完成了研究工作，獲得導師組的一致好評。博士後出站後，曾進入江蘇大學工作，後又調入南京工業大學工作。從教以來，在繁重的教學工作的同時，鵬麗已有多部近代漢語研究著作問世，相信在未來的工作中，她還會取得更多更可喜的學術成就。

是爲序。

丙申七月

於金陵石頭城下、秦淮河畔

目 錄

第一章 緒 論	001
第一節 選題意義	001
第二節 研究現狀	003
第三節 研究內容	005
第四節 研究方法	005
第五節 創新之處	006
第六節 複音詞切分標準	007
第二章 《碧巖錄》複音詞結構	009
第一節 《碧巖錄》聯合式複音詞	009
第二節 《碧巖錄》偏正式複音詞	026
第三節 《碧巖錄》主謂式和支配式複音詞	055
第四節 《碧巖錄》補充式複音詞	064
第五節 《碧巖錄》附加式和重疊式複音詞	070
第三章 《碧巖錄》新詞新義	079
第一節 《碧巖錄》新詞例釋	080

第二節 《碧巖錄》新義例釋·····	125
第四章 《碧巖錄》複音虛詞·····	140
第一節 《碧巖錄》複音虛詞研究意義·····	140
第二節 《碧巖錄》複音虛詞例釋·····	141
結 語·····	164
參考文獻·····	167
參考書目·····	178
後 記·····	181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選題意義

禪宗是中國佛教史上一個重要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宗教派別，是儒釋道相結合的特殊產物。按佛教史籍記載，禪宗宗系有“西天二十八祖”和“東土五祖”之說，認為禪宗“以心傳心”的宗旨起源於佛祖釋迦牟尼的拈花示眾，以摩訶迦葉為“西天二十八祖”第一祖，以菩提達摩為東土始祖。實際上這些說法並不符合真正的禪宗發展史，中國禪宗的實際創始人是六祖慧能（638—713年）。以慧能為代表的禪宗（南宗），始創於盛唐，盛行於晚唐五代，以後日益發展，成為一個影響最大、最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禪宗也是儒釋道相結合的特殊產物，對中國思想文化各方面產生了深遠影響，而這些影響主要是通過語言形式表現出來的。當我們閱讀《大藏經》或《續藏經》時，會感覺到禪籍語言不僅有別於印度撰述而經漢譯的經、律、論三藏的語言，而且不同於中土佛教撰述的其他諸宗著作的語言。

唐宋時期是漢語詞彙發展史上的重要階段，而禪宗的鼎盛時期為唐中期至宋，此期的禪籍語言多用當時的口語和方言，與同時期其他文獻相比，口語色彩更為豐富濃厚，可以說禪籍語言的主要成分就是唐宋口語，因此在近代漢語詞彙研究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價值。

在禪宗語錄中，比較有影響的是《碧巖錄》、《從容錄》、《古尊宿語錄》、《指月錄》等。其中《碧巖錄》十卷，全稱《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又名《碧巖集》，屬禪宗語錄彙編性質。是南宋徽宗政和初年，臨濟宗楊岐派著名禪師圓悟克勤以雪

寶禪師的《百則頌古》為底本，加以垂示、著語、評唱，又經過門人輯錄而成，是宋代文字禪的代表作，在中國禪宗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後人讚譽為“宗門第一書”。非但如此，此書在語言上也很有特色，其中大量的複音詞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

漢語詞彙從以單音詞為主逐漸向以複音詞為主發展，是一明顯的趨勢。因此，複音詞研究是漢語詞彙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專書複音詞研究，對於展示一個時期複音詞的狀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專書複音詞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此後，專書詞彙的理論逐漸成熟。進入21世紀後，更多的學者致力於專書複音詞的研究，但大多數都是以上古漢語或中古漢語有代表性的著作為研究對象，對於近代漢語專書複音詞的研究則相對較少，至於禪籍專書複音詞的研究則更為薄弱。《碧巖錄》是禪籍中有代表性的著作，也是研究近代漢語詞彙的珍貴材料之一，研究它的複音詞，有助於了解禪籍複音詞的特點，也有助於探討近代漢語複音詞的面貌。因此，選擇禪籍專書複音詞進行研究，以點代面，可以達到管窺禪籍複音詞的使用特點與發展規律的目的。

同時，從實踐意義上來看，《碧巖錄》複音詞的研究，將有助於《碧巖錄》及其他禪籍的整理。禪籍語言多方言俗語，行業語也隨處可見。由於以往對這些詞語的隔膜，導致了整理時校勘、斷句、標點的不當，從而影響文本的解讀及對禪宗思想的深切理解。因此，對於禪籍專書複音詞的研究，應該首先從標點、校勘做起，然後對其中的複音詞進行歸類和形態結構分析，分別統計其出現頻率，通過窮盡式的研究，來揭示禪籍複音詞發展使用的一些特點，進而實現對禪籍語詞的深入理解。本書力圖在這方面做出初步的嘗試，首先對《碧巖錄》進行校勘，然後再深入細緻地研究其中的複音詞。

《碧巖錄》複音詞的研究，對於《漢語大詞典》^①等大型工具書的編纂、修訂也不無裨益。《碧巖錄》中的一些複音詞如“搥胡”、“賴值”、“唧啣”等，《大詞典》、《佛光大詞典》、《佛學大辭典》都未立詞目。還有些複音詞如“當陽”、“廉纖”、“老婆”等，《大詞典》相關義項脫漏。另外有些複音詞的研究，還能解決《大詞典》等大型工具書或例證滯後，或釋義不確等存在的問題。

① 以下簡稱《大詞典》。

第二節 研究現狀

禪宗典籍非常豐富，且文體各異，諸如傳記、譜牒、語錄、燈錄、拈古、頌古、評唱、筆記、文集等。其中數量最多的是語錄和燈錄，多達數百部。禪籍語言的時代和地域特色都很獨特，其研究價值較大。

含有豐富的口語詞、俗語詞是唐宋禪籍的一大特色，在漢語詞彙史尤其是唐宋詞彙研究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關於禪籍語言的詞彙問題，較為集中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20 世紀 80 年代初期，主要是以禪宗語錄的口語詞為考察對象，進行詞義訓釋及探索詞義來源演變等研究。這其中又以對禪宗單部著作詞彙的研究為主，如：蔣紹愚《〈祖堂集〉詞語試釋》（1985），袁賓《〈五燈會元〉詞語釋義》（1986）、《〈五燈會元〉詞語續釋》（1987a）、《〈五燈會元〉口語詞探義》（1987b）、《〈五燈會元〉口語詞例釋》（1990），董志翹《〈五燈會元〉語詞考釋》（1990），張美蘭《〈祖堂集〉詞語校釋兩則》（1992），呂幼夫《〈祖堂集〉詞語選釋》（1992），章備福《〈景德傳燈錄〉成語札記》（1993），段觀宋《〈五燈會元〉俗語言詞選釋》（1993），劉凱鳴《〈五燈會元〉詞語補釋》（1993），滕志賢《〈五燈會元〉詞語考釋》（1995），徐健《〈五燈會元〉詞語釋義》（1995）等。

另外，也有針對禪宗著作進行全面詞語訓釋的，如：郭在貽《唐代俗語詞雜釋》（1985），袁賓《禪宗著作裏的口語詞》（1988）、《再談禪宗語錄中的口語詞》（1989）、《禪宗著作詞語釋義》（1991），段觀宋《禪籍俗語詞零札》（1996）、《禪宗語錄疑難詞語考釋》（2001），雷漢卿《禪籍俗語詞札記》（2004），周裕鍇《禪籍俗諺管窺》（2004），盧烈紅《禪宗語錄詞義札記》（2005）等。

20 世紀 90 年代後，也有幾部有關禪宗詞語的專書和詞典問世，如：袁賓《禪宗著作詞語匯釋》（1990），[日]古賀英彥《禪語辭典》（1991），袁賓《禪宗詞典》（1994）。

可以說，進入 20 世紀 80 年代後，隨着“禪宗熱”的興起，禪籍語言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對禪籍語言語法、詞彙的研究也逐漸成為漢語詞彙史研究的一個熱點。但與目前敦煌文獻語言研究相比，禪籍語言的研究仍顯得相對滯後，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於《祖堂集》、《五燈會元》、《古尊宿語錄》等幾部書，且主要側重

於語法，詞彙研究相對較少，至於複音詞的研究，更是寥寥^①。

迄今為止，國內外學界對《碧巖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宗教思想、文字禪、文獻等方面，語言研究幾未涉及。即便偶爾從語言角度研究《碧巖錄》，也是把研究重點放在語法方面，而對其中的詞彙研究則明顯不足。從考察結果來看，目前學界尚未對《碧巖錄》進行詞彙方面系統的研究，對其中複音詞的研究則屬空白。本書首次把研究重點確定為《碧巖錄》中的複音詞，以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思想為指導，去探討禪籍專書複音詞研究的模式和方法，從而管窺唐宋時期禪籍複音詞的全貌，總結出禪籍語言複音詞的使用特點，為禪籍語言的研究盡一點微薄之力，並進而對近代漢語乃至漢語詞彙史的研究作做出些許貢獻。

① 關於禪籍語言研究以及禪籍語言與敦煌文獻語言的關係，董志翹師《宗教文獻與語言》的演講稿中有一段話可供參考：“宗教文獻的另一個大的方面即禪籍。興盛于唐宋時期的禪宗，是佛教這一外來文化植根於中華大地的產物，因此它飽含着東方思想智慧和情趣，帶有濃重的中國色彩。禪宗文化也曾引起士大夫的極大興趣，它對儒家理學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影響。宋代程顥、程頤及其弟子朱熹、陸九淵等的儒家語錄的語言也明顯地有着禪宗語言的印記，一些通俗禪詩對後代白話詩的形成也起着不可忽視的作用。從漢語史研究角度而言，唐宋時期正是近代漢語逐漸走向成熟的時期，與那些交接官府、出入宮廷、佔有大量土地與奴僕的佛教宗派中的貴族派不同，禪宗是佛教宗派中的平民派（‘自耕自足，自證自悟’），禪僧一般生活於社會底層，他們比較貧苦，文化水準不高，加之禪宗認為語言不能表達玄妙的禪義，無須在語言上徒事修飾，因此使用口語是禪語在語言材料方面的特色。奇異怪誕、空靈隱晦的表達又使語法上呈現出多樣化。許多禪師說法喜歡用諺語、歇後語甚至粗鄙語，這樣又平添一層口語的風采，那種不加雕飾的表達反過來也形成一種獨特的平實的修辭特色，唯其如此，他們的語言也更切近生活實際，更具有通俗性。禪籍語言的通俗程度是同時代任何文獻語言所不能比擬的，且目前能見到的唐宋禪籍有近百種（包括燈錄、傳記、語錄、拈頌、詩歌、筆記、清規等，日本禪文化研究所有《禪宗基本典籍叢刊》及錄入70多種重要禪籍的光碟），敦煌文獻和禪宗文獻是研究唐宋口語的主要材料，與敦煌文獻俗語言研究相比，禪籍俗語言研究無論從廣度或深度上均相應落後。早在50年代，在蔣禮鴻先生《敦煌變文字義通釋》這部國內外影響巨大的研究敦煌俗語詞的力作的帶動下，敦煌文獻語言研究成果層出不窮，涉及到了音韻、語法、詞彙、文字等各個層面。而禪籍俗語言研究，雖然早年有朱自清、高名凱、呂叔湘等進行過研究，而後長期無人繼續。直到80年代後期，才有學者重拾塵緒，但研究涉及的禪籍範圍不廣（僅常見的《五燈會元》、《祖堂集》等），且大多限於詞彙、語法的研究，而在俗諺、俗字及口語修辭研究方面，幾乎仍為空白。敦煌文獻的口語大多帶有我國西北方言色彩，是研究當時西北方言俗語的重要材料，但尚不足以認識當時的中原和南方的方言俗語。而禪宗以南宗為主，南宗的活動區域多半在江西、湖南、浙江、福建、江蘇、安徽、湖北、四川一帶，禪籍中反映出來的南方方言俗語，正可與敦煌文獻語言形成互補，從而能更全面地認清當時的口語面貌。”

第三節 研究內容

連結論部分，本書共分四章。

第一章緒論部分主要是論述《碧巖錄》的語料價值，《碧巖錄》複音詞研究的意義及方法，《碧巖錄》複音詞的切分標準等問題。

第二章至第四章是本書的主體。

第二章是對《碧巖錄》複音詞結構進行的專門研究。首先探討《碧巖錄》複音詞的結構類型，然後從語音構詞、語法構詞、意義構詞等角度細緻刻畫單純複音詞和合成複音詞的結構，最後總結《碧巖錄》複音詞的結構特點。

第三章是對《碧巖錄》複音詞中的新詞新義進行探討。首先論述《碧巖錄》複音詞新詞新義的界定標準及研究方法，然後研究複音詞新詞新義的形成方式及歷史來源，最後考釋一些較為重要的新出複音詞以及一些舊有複音詞的新生義位。

第四章是研究《碧巖錄》中的複音虛詞。首先論述複音虛詞的研究價值，然後對《碧巖錄》中的一些複音虛詞進行例釋，最後探討一些複音詞的語法化歷程。

第四節 研究方法

《碧巖錄》的詞語價值從目前狀況來看，還未得到學界的重視，與同一時期的其他禪籍如《古尊宿語錄》、《五燈會元》等相比較，其研究基礎可以說是很薄弱的。這樣，就給我們進行《碧巖錄》複音詞研究帶來了很大的困難，但同時又使我們的研究能有更大、更充分的發揮空間。本書的研究方法具體如下。

一、共時研究與歷時比較相結合

共時研究是一種靜態的描寫，歷時比較則是一種動態的分析。詞彙史的研究首先要對某一時期或某一專書做靜態的考察，然後把各種靜態考察的結果縱向結合起來做綜合的動態的歷時的分析。只有這樣才能了解詞彙演變的軌跡和規律，這才是詞彙史研究的真正目的。

我們首先要窮盡式地基礎調查，對《碧巖錄》進行逐字逐句地分析，對其中的複音詞進行歸類，切分出不同類型的複音詞，並對其出現頻率進行統計，然後選取

同時期語言性質類似的其他具有代表性的文獻諸如《朱子語類》、《二程語錄》等進行比較，旨在揭示出禪籍複音詞的一些獨特的特點。同時還要對《碧巖錄》中某些類型的複音詞做縱向的歷時比較，上至中古，兼及上古；下至元明清及現代，從而揭示出禪籍乃至近代漢語複音詞的歷時演變規律。

二、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相結合

在研究時，採用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方法，統計出《碧巖錄》中各類複音詞的相關數據，為下一步定性研究提供大量的有力的依據。定量研究是必要的途徑，而定性研究才是最終的目的。

三、充分利用相關電子語料庫的檢索功能

在研究時，充分利用網絡資源及相關電子語料庫等現代化研究手段，統計出各類複音詞的數量及使用頻率，進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詞語切分及其他相關研究。

四、注意吸收上古、中古及近代漢語相關研究成果

在研究過程中，廣泛涉獵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文獻學等相關學科領域，以充分吸收上古、中古及近代漢語相關詞彙研究成果，從而更有利於《碧巖錄》的複音詞研究。

五、注意吸收現代語言學的最新研究成果

在研究過程中，注意借鑒“語源學”、“詞彙語義學”、“語用學”等現代語言學理論知識及相關最新研究成果，從而使《碧巖錄》複音詞的研究結論更加科學可靠。

第五節 創新之處

本書的創新之處主要有：

第一，與敦煌文獻相比，禪籍語言的研究目前尚顯得相對薄弱，且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於《祖堂集》、《五燈會元》、《古尊宿語錄》等幾部書，主要側重

於語法，詞彙研究相對較少，系統的詞彙研究相對更少。《碧巖錄》語言很有特色，其中大量的複音詞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目前尚缺乏《碧巖錄》複音詞專題研究，因此本書具有一定的開創性和前沿性。

第二，本書將研究對象確定為禪籍專書複音詞研究，以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思想為指導，通過探討《碧巖錄》複音詞研究的模式和方法，總結出禪宗語錄複音詞的某些使用特點，並進而揭示出禪籍語言複音詞的某些面貌。

第三，本書在研究中，對反映禪籍特色的行業詞彙及方言俗語詞將進行深入探討，從而揭示出禪籍語言的特色，最終將有利於豐富近代漢語詞彙的研究。

第四，本書研究從語料的校勘做起，對其中的複音詞進行歸類和結構分析，並統計其出現頻率，力爭通過窮盡式的考察，來揭示禪籍複音詞發展與使用的一些特點，從而有助於對禪籍詞語的理解。

第五，本書在研究中，注意縱橫比較方法的運用。除選取同時期的其他具有代表性的文獻進行橫向比較，以揭示出禪籍複音詞的一些獨特的特點外，同時還將做必要的縱向比較，旨在揭示禪籍乃至近代漢語複音詞的歷時演變規律。

第六節 複音詞切分標準

研究複音詞，最大的困難就是複音詞的切分。單音詞與複音詞的區分、複合詞與詞組的區分等都是研究複音詞首先要解決的問題。目前學界討論的焦點是如何區分複合詞與詞組。

馬真《先秦複音詞初探》（1980）指出，可以根據複音組合的結合的緊密程度來劃分成詞。具體定詞標準如下：①兩個成分結合後，構成新義，各成分的原義融化在新的整體意義中，這樣的複音組合是詞，不是詞組。②兩個同義或近義成分結合，意義互補，凝結成一個更概括的意義，這樣的複音組合是詞，不是詞組。③兩個成分結合後，其中的一個意義消失了，只保留一個成分的意義，這樣的複音組合是詞，不是詞組。④重疊的複音組合，如果重疊後，不是原義的簡單重複，而是在原義的基礎上增加某種附加意義，這樣的複音組合是詞，不是詞組。⑤兩個結合的成分，其中一個是沒有具體詞彙意義的附加成分，這樣的複音組合是詞，不是詞組。

程湘清《先秦雙音詞研究》（1982）認為，區別先秦雙音詞和雙音詞組，可以

從語法結構上區別：兩個音節結合緊密，不能拆開或隨意擴展的是詞；還可以從詞彙意義區別：凡結構上結合緊密、意義上共同代表一個概念的是詞，結構上結合鬆散、意義上表示兩個概念的則是詞組。此外，還要從修辭特點和使用頻率方面考慮。

張雙棣《呂氏春秋詞彙研究》（1989）認為，確定《呂氏春秋》中的複合詞，意義標準是決定性的，很難採用拆開和插入等方法。同時還要考慮出現頻率和同時代其他文獻的使用情況。複合詞的意義與詞組的意義差別在於，複合詞能構成新義、概括義、特指義、偏指義等。

許威漢《漢語詞彙學引論》（1992）認為，要區分詞和詞組，應掌握好詞的定義中“最小”的含義。同時，還要以實際運用為依據；以結合是否固定為依據；以傳統習慣為依據。

趙克勤《古代漢語詞彙學》（1994）在討論古代漢語同義並列結構時認為，對於先秦古籍中的同義複音詞的處理要採取從寬的原則，只要它們在古籍中經常出現，而形式比較固定，就應該承認它們是複音詞，而不是單音詞的臨時組合。

綜合以上學者的觀點，同時結合近代漢語及《碧巖錄》複音詞構詞的實際情況，我們對《碧巖錄》複音詞進行切分時，具體標準和原則如下：

第一，從結構上進行考察，看複音組合的緊密程度，如果是凝固程度很高的組合，則確定是詞，而不是詞組。同時還要結合出現頻率以及具體的語境等原則。

第二，從意義上來考察，如果複音組合的意義是一個完整的統一概念，具有確定性和明確性，則確定是詞，而不是詞組。在實際考察時，還要看該組合能否構成新義、概括義、特指義、偏指義等。

第三，在確定複合詞時，依據從寬的原則。對於那些“雖然形式方面已具有詞的特徵，意義方面却還保留着詞的組合體的性質^①”的准詞，以及一些離合詞，如果在《碧巖錄》以及同時代的其他文獻中出現頻率很高，我們採取從寬的原則，看作是複音詞。

① 劉叔新《劉叔新自選集》，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